

李金斗张蕴华艺术伉俪:

艺海同泛舟 家舍传妙音

约好到李金斗、张蕴华老师家中拜访,上楼敲门,斗爷那张家喻户晓的笑脸出现在门后,他身后是夫人张蕴华——荣获中国曲艺最高奖项“牡丹奖”和“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”的著名单弦表演艺术家。

相识时“苦”在了一起

二老家中最显眼处是一张相声表演用的“场面桌”,掀开台布,露出满桌的道具。“这是唱太平歌词时用的玉子。我这块玉子有年头了,是我师爷王长友当年用过的,我一直留着……”李金斗边展示边说:“这折扇,是精心烤过的,所以用它敲打的时候,声音很大,却一点也不疼。”“这个手绢,行话叫‘幅子’。”说着,他拿起一块大“幅子”,连说带唱来了段传统相声《卖布头》。

张蕴华也拿出表演单弦时用的“八角鼓”,左手执鼓,右手用手指灵巧弹击鼓面,或手搓鼓面,发出各种不同的悦耳声音:“当八角鼓和三弦合奏时,就更好听了,有一种古韵味!”

李金斗隆重介绍:“我的夫人张蕴华老师成绩比我大,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相声演员,她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,还是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和很多重要奖项的艺术家,前年还出版了荣获中国金唱片奖的鼓曲专辑《曲蕴华章》。”

这对携手走过金婚的艺术伉俪,当年相识时,还都只是北京市曲艺团学习班的学员。而且他们不是因为“笑”到一起,而是“苦”在了一起。这“苦”,有同病相怜的“苦涩”身世,有各自痴迷专业的“刻苦”学习,更有历经风雨携手同行的“同甘共苦”。

“从小失去父母,使我的性格内向,苦藏在心里,别人不知道。”李金斗回忆上学时,“看到别人一家欢聚一堂,更让我觉得孤独,那种感觉很长时间都过不去……”

和李金斗同在曲艺团学习班的张蕴华,那时也不太合群,把全部精力都放



李金斗(右)和张蕴华。 崔家宁/摄

在了单弦上。李金斗后来得知,张蕴华和父亲感情深厚,从小酷爱单弦就是受父亲熏陶,但她6岁时父亲就过世了,她把对父亲的深情寄托在了单弦艺术上,成为谭派单弦创始人谭凤元先生的关门弟子。

两个各有伤心事又都用心钻研业务的年轻人,有了惺惺相惜之情。有情人终成眷属,1971年中秋节,李金斗和张蕴华在14平方米的简易楼小屋里结了婚。婚礼那天,李金斗的恩师赵振铎掏钱办了三桌宴席,很多好友都来祝贺。李金斗至今记得,当天晚上,侯宝林先生也来了,“他老人家拉着我俩的手说:‘有了家了,就得好好研究业务了!’”这句话,李金斗和张蕴华记了一辈子。

如今,老两口依然演出不断,而且桃李满天下。李金斗门下弟子75人,张蕴华的单弦传人也遍布京津冀。曲艺传承讲究口传心授,他们家中的客厅书房变成了“曲艺课堂”,徒弟晚辈们常来求教,同行好友也多来切磋。二老除了传授技艺,还经常摆上一大桌好菜招待大家,曾跟师爷学过厨艺的李金斗,更要做出几道拿手菜:烧带鱼、韭菜炒大虾、独面筋、红烧肉……他们的家,有曲艺传承,更有烟火味道、真情温暖。

《武松打虎》成就三连冠

很多观众认识李金斗,是从他和陈

涌泉说的那段相声经典之作《武松打虎》开始的。

1985年,北京市决定举行“首届中青年演员调演”的消息震动整个文艺界。搭档陈涌泉跑到医院,把消息告诉了刚为胃癌出血的养母献血,在病床前连轴转照顾养母的李金斗。二十年来的首次演员大赛,两人不想错过。

没有作品,李金斗费尽周折才争取到一个被“淘汰”的剧本《武松打虎》。他和陈涌泉认真研究,认为剧本基础不错,但需要精心修改,尤其学唱京剧部分,要靠演员表演出彩。于是李金斗一边在医院照顾养母,一边和陈涌泉修改打磨剧本。等到养母出院时,剧本也进入了排练。

为精益求精,他们多次上门求教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。李金斗至今记得当年时过七旬的李万春如何帮助他们加工节目:“他为陈涌泉扮演的武松加了上场时的四句高亢唱腔,每次演出都会赢得满堂彩;为我串演的酒保、猎户、老虎和县令四个角色,都设计了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,并把京剧动作巧妙融入相声表演中,让每个人物都生动有趣,活灵活现。”李金斗感叹道:“当时李先生一招一式给我示范,我一遍遍做给他看,直到他满意才行。”

李金斗、陈涌泉带着这个反复修改八次的作品参赛,经历一次次闯关,赢得如潮的笑声掌声。李金斗凭借《武松

打虎》中的出众表现,荣获曲艺组唯一一项“优秀表演奖”,又接连荣获中央电视台举办的“全国首届电视相声邀请赛”的逗哏一等奖和文化部举办的“全国新剧目大奖赛”一等奖,成就了“三连冠”传奇,也从此在他热爱的相声事业道路上阔步向前,形成了“清雅中见火爆,粗犷中藏细腻”的独特风格。

“有事找斗爷”

李金斗的尊师重道同样为人称道。他跟随相声表演艺术家赵振铎学艺数载,尊师如父,不仅学艺,也学做人。师爷王长友晚年患病,赵振铎带领李金斗一起精心伺候,师徒二人亲自为排便困难的老人抠便,缓解其痛苦。赵振铎病重时,李金斗不仅全心尽力为恩师求医问诊,还与师父的两个儿子日夜轮班守在病床前伺候。1996年,赵振铎去世,李金斗披麻戴孝,为恩师亲自操持葬礼,悲痛过度导致体重骤降十几斤。

李金斗的古道热肠、豪爽仗义有口皆碑,曲艺界流传着一句“有事找斗爷”,各种红白喜事多请他主持,他也总是乐此不疲。李金斗的75个徒弟,除了大徒弟刘颖是他主动收的,其他全是长辈朋友介绍给他的。他不仅招收徒弟们的“三节两寿”礼金,反为徒弟们贴钱办事。每位徒弟出道,他都会费心费力操办专场演出,并甘为配角,为徒弟担任捧哏。李金斗说:“没有师爷和师傅的培养,就没有我的今天,他们当年对我都特别好,所以我也会这么对待徒弟。”

2003年,李金斗和宋德全等相声友人创建“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”,二十年,斗爷不仅没有收过一分演出费,而且大小花销都主动负担。剧院20元的演出票价二十年没涨价。

李金斗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本相册,轻轻翻开,指着一张张老照片如数家珍:“这是罗荣寿先生、王长友先生、快板大王高凤山先生、高德亮先生表演数来宝”“这是王世臣先生、赵玉贵先生表演《拉洋片》”……当年曲艺团搬迁,这些资料照片差点进了废品站,幸亏李金斗及时发现,抢救出了这批记录老一辈艺术家舞台风采的珍贵老照片。他将这些绝版孤品重新洗印、装裱,视为“镇宅之宝”。

王润

大阪世博会中国馆 响起昆曲雅音

“携手向花间,暂把幽怀同散。凉生亭下,风荷映水翻翻。”这次“唐明皇”与“杨贵妃”逛的不是御花园,而是形似“中华书简”的大阪世博会中国馆——4月14日,昆曲雅音在这里响起,上海昆剧团为全球游客带来普及讲座以及折子戏《游园》《闹天官》《惊梦》《小宴》。中国戏曲在现场大受欢迎,讲座后的演出《游园》原定上演一场,获得观众的热烈反响后又加演一场。

4月13日傍晚,上海昆剧团一行抵达大阪后,第一时间前往大阪世博会中国馆“踩点”。“中国馆太漂亮了!”在《长生殿·小宴》中出演“杨贵妃”的昆曲名家余彬对记者说,“出发前,我就迫不及待地在网上搜索图片和视频。”《小宴》中饰演“唐明皇”的黎安同样被中国馆惊艳,“一眼看过去就是竹简、汉字,非常有中国特色。”建筑以静态的方式展现深厚的中华文化,黎安也希望以昆曲讲述中国故事,传播中国好声音。在他看来,昆曲是自然与人和谐的统一展现。无论是《牡丹亭》里的“良辰美景,赏心乐事,都付与这东流水”,还是《长生殿》里的“携手、向花间”,“说的是景,刻画的却是人物心境”。

对于此次在世博会的亮相,黎安与余彬这对老搭档丝毫不敢怠慢。为适应表演场地,两人与乐队在上海进行了细致的排练。

由于只能带上小乐队,主创调整了许多音乐煽情的部分。“我们要在中国馆里展现出唐明皇与杨贵妃逛园子的感觉。此时正是两人情感浓度最高的时候,意境美是第一目标。”余彬笑着说,“表演要充分发挥出戏曲无实物表演的特点,眼睛看到那儿是什么,鼻子闻到什么花香,要把自然环境交代得清清楚楚。”

人员有所缩减,呈现效果却不能打折。此次前往日本,上昆带上十多个箱子放置戏服与头饰,力求把原汁原味的昆曲样貌带给世界。“国外观众对绣着花鸟的扇子、戏服上的纹样图腾特别喜欢,我们不仅演给内行看,也要让更多不了解昆曲的人了解、爱上这门艺术。”余彬说,“对中国、对昆曲、对上海昆曲团来说,这是一个值得珍惜的、传播推广戏曲文化的平台。”

结束大阪世博会的行程后,上海昆剧团将马不停蹄地乘坐新干线前往东京,在东京都大田区民 Plaza 剧场和早稻田大学分别呈现《中日杨贵妃》与昆剧《牡丹亭》。《中日杨贵妃》是昆剧联动京剧以及日本歌舞伎、舞蹈共同演绎杨贵妃的故事,由黎安、余彬、上海京剧院演员田慧和日本歌舞伎、舞蹈非遗传承人水木佑歌、藤隆静枝领衔主演,通过不同剧种的碰撞与融合,带来丰富多元的舞台表演。

王筱丽



昆曲名家黎安(右)与余彬(左)在大阪世博会中国馆演出《长生殿·小宴》。 上海昆剧团/供图

二十四节气谷雨：

牡丹吐蕊花信止 一壶新茗泡松萝

新华社电 春雨落,百谷生。北京时间今日3时56分迎来谷雨节气。此时节,春渐退,夏欲来,正所谓“细雨连绵暮春到,雨生百谷夏将至”。

谷雨,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六个节气,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。民俗学者、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介绍,谷雨,通常解释为“雨生百谷”,这里的“谷”是五谷杂粮的总称,泛指多种农作物。谷雨时节,雨量增多,充沛的雨水很适合农作物的生长。

从谷雨起,农民们就真正进入了农忙时节。田野和树林,热情的布谷鸟急促鸣叫,一阵阵“布谷布谷”的鸣啼声,似在提醒农民们“播谷播谷”。“布谷布谷天未明,播谷架犁人起耕。”诗人陆游的诗句细腻且恰当地描绘了这一生动场景。

谷雨时节亦是赏花好时候。王来华说,谷雨的花信风依次是牡丹、荼蘼、楝花,其中,牡丹富丽、硕大、色彩鲜艳,人称“花中之王”。牡丹闻名于唐代,民间传说“武则天怒贬牡丹”的故事讲的是某年冬天,武则天突发奇想,让百花同时开放,唯有牡丹不肯就范。武则天一怒之下将牡丹贬到洛阳。此后牡丹在洛阳大盛,于是便有了“洛阳牡丹甲天下”的说法。

“二十四番风后,绿阴芳草长亭”,起于小寒节气的二十四番花信风至谷雨节气而终,从此,处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谷雨时节富有特色的还有茶。有诗云“诗写梅花月,茶煎谷雨春”。农谚也有“清明见芽,谷雨见茶”的说法,大意是说,清明之前茶树长出幼嫩的小芽,采摘下来制成的茶叶叫“明前茶”,不过,芽小量低;待到谷雨时,气候温暖湿润,小芽迅速长成鲜叶,采摘下来制成的茶叶叫“谷雨茶”。

谷雨辞春,万绿迎夏,让我们期待与初夏的美好相遇。“最爱晚凉佳客至,一壶新茗泡松萝”,湖一壶新茗,约三五好友畅谈人生百事,既轻松又惬意,快哉快哉。”王来华说。



近500件馆藏珍品,呈现从战国时期至21世纪、持续2000多年的中国艺术史缩影。“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藏陈列”近日全面启幕,带给观众一场酣畅淋漓的中国古今艺术奇旅。

首次展出央美器物类藏品

铜镜、画像砖、俑、陶瓷、宗教造像……“古代中国艺术”展区的这些藏品突破了一般美术馆仅展览书画的局限,首次展出中央美术学院的器物类藏品,时代跨度长达两千年,带观众真切感受由古及今的社会风俗、道德信仰与思想情趣。

走进展厅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组铜镜展柜。“我们没有完全按照时代摆放,而是更看重审美和造型趣味。”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策展研究部主任刘希言介绍,这些铜镜时代跨度从战国到宋代,以花叶纹、龙纹、蟠螭纹等纹样为装饰元素,昭示古人朴素的宇宙观。

展览中的俑从汉代所属开始,主题多样、造型生动,呈现出官员的庄重与智慧。美术馆与央美设计学院、人文学院、壁画系合作,对陶俑进行了两种数字复原模拟,一种由壁画系师生手绘复原,另一种则由AI生成,观众可在互动大屏上看到两种复原后的陶俑。

展览中的陶瓷藏品从宋代开始,以明清为主。观众能看到来自明代龙泉窑的青釉盘,造型特别的青花瓷笔插、用于祭祀的红釉器具,甚至还有一件来自德国、模仿中国青花瓷的瓷盘。展览



唐代彩绘文吏俑原件及手绘复原效果对比。

在重点藏品旁附有二维码,观众扫描后即可看到关于这件藏品实时更新的研究成果。

沈周《云水行窝图》“动”起来

“古代中国艺术”中的书画类藏品,自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强项。“我们按照中国书画人物、花鸟、山水、书法这四大门类来划分,每个门类选取了几幅代表作,都出自名家之手,希望能让观众在画家笔下的万千自然之中感受中国传统艺术精神。”刘希言介绍,这一部分的作品来自张路、萧晨、任伯年、朱耷、王铎、金农、龚贤等大家。

来自“吴门四杰”之首沈周的《云水行窝图》,是展览中另一件明星展品。画中一叶扁舟行于水上,水上略有蒲草,空中密布流云。画旁还有沈周的题款,用笔亦如行云水流。“这件作品叫‘图引’,是一位名为执采丘的先生收藏的一件作品叫《云水行窝卷》,请沈周以图引为,

沈周给他题了这幅画。”刘希言介绍,这幅作品与沈周山水画中常见的粗笔有所不同,笔墨精妙,饶有意境,且通过点景人物传递出了文人理想。展览在画作旁设立了一面互动屏,屏中的云和水草悠悠然动起来,小舟也缓缓驶来,仿佛从画中游到了屏幕里。

李叔同国内唯一油画真迹展出

在“现代中国美术”陈列中,240余件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经典作品以时间为基本主线,分为1900—1949、1950—1976、1977—2000三个板块,梳理油画、中国画、版画、雕塑等造型艺术的百年发展脉络。

1900—1949年,是中国美术史上充满变革与创新的时期。在民族危亡、社会动荡、救国图存的背景下,新型美术逐渐兴起,成为启迪民智、寻求民族复兴的重要手段。

其中,《半裸女像》作为中国现代美

术先驱李叔同国内仅存的油画真迹,是这次展览的“镇馆之宝”,对李叔同学术研究和“早期油画研究意义重大。整幅画面色彩鲜亮、恬静优美。画作中采用的油画技法,使得皮肤肌理清晰,人物形象生动。

“1950—1976”这一板块的作品紧密围绕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主题,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。《夯歌》《起家》等用真实笔触记录劳动人民的奋斗场景、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;《群英会上的赵桂兰》《广州起义》等体现了传统中国画笔墨技法与现代题材的结合;《特等劳动英雄李永像》《铁展号火车》《晚归》等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生活。

改革开放后,中国美术迎来新的发展阶段,艺术家们的探索百花齐放。在“1977—2000”板块,观众能看到陈丹青的《洗发水》、李可染的《满目青山夕照明》、韦启美的《附中的走廊》、靳尚谊的《晚年黄宾虹》、刘小东的《油漆工》等风格不同的名家作品。

袁云儿